

奇語花旗將領

漢野

十一 關於駐華美軍的種種——

「在禮堂正面右角的玻璃窗下，有着一個動人的威頓，主席夫人與威頓夫人，圍繞着「威頓」下，馬帥以極輕微的姿態，兩手扶着兩位夫人的肩膀在談天，這一角的笑容，連續不斷，形似「大歡樂中的最高音階。」（五月十日北平國民新報「五五茶會記實」）

這位記者先生可謂運籌若手，寥寥數行，不僅描托出了「這那典禮」的「盛況」，而且把「中英兩大盟邦」的「親睦之誼」，也描畫的「恰如其分」。然而，「更動人的威頓」，却遠不只這一個。在上海每一條街道上，都可以看見黃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的盟友，和盟友一輛接一輛的吉普車，「威頓」行駛起來橫衝直撞，常常有被撞或碾死人的。聞。（濟南「西北新聞報」三三二一期）

「每封黃昏以後，上海市各娛樂場、酒場、電影院的如開天堂，盟友嘻嘻哈哈地要去，醉裏狂歌出來，東轎西撞，遇見男人隻以拳頭，如修女子先以抹搨，繼以強上弓式的接吻……」（同上）

「據調查自去年十月美軍抵滬至本年一月十日期間，美軍在滬除苦害車傷人外，共犯案九十四件，其中傷害案為卅六件，檢案案十一件，毀損案十二件。」（上海前線日報特訊）

我應當同情我同胞，不再多抄引了。這些「更動人的威頓」，真是「自甘自辱」，而不顧做奴隸的親愛讀者呵，想必你們亦必有同感吧！

中國抗戰勝利以後，大和子孫所犯之罪，似乎已略修清款，但遠度廣洋的花旗武士們，却隨著日本

之投降而「不可一世」而成為「天之驕子」了。在上海、平、津幾個大的都市裡，他們駕着吉普車，橫衝直撞，市民們被撞傷或撞死者，日有繼聞。知道名字的有著名作家夏衍與戈實權，不知道名字的，還不知道有多少！車上的彈笑，車下的血肉、兇殺、傷害、搶奪、毀壞……層出不窮的出現在這抗戰勝利後的年月裏，在這「四大強國」之一的中國領土上，真令人不禁有啼笑皆非之感！

也許是爲了「緩和輿論」，或者是「收買民心」吧，最近「天津美軍當局規定，華人因美軍騷擾致死的，一律賠償十萬元，騷子致死的，賠償十三萬五千元。」（四月十六日重慶商務日報）。就是有錢公子哥兒底氣派！「殺人抵命，欠債還錢」，這是中國社會所奉行的一條法律原則。古今中外，我想大抵也是如此。然則，爲什麼「華人因美軍騷擾致死的」，就可以無論是什麼「騷擾」，而「一賠」又是怎樣「賠」的，「一律」賠償十萬元而了事呢？未免太便宜了吧？如果是那樣，那末，中國人也不妨「一賠」一次，「一殺死」馬歇爾、齊爾（即吉倫）反正「一律」賠償十萬元，就可了事大吉。

一頭毛驢「一殺死」賠償十三萬五千元，而一個「華人」「一殺死」，却要來一個七五折。天津美軍當局想必也是人，我且問問他們：在新大陸上，「豈可人而不如驢乎」？

無怪乎美聯社記者慨乎言之地說道：「華北美軍發覺，在這個多產的國家裏，人命是非常便宜的。」（同上）是的，中國是「多產的國家」，人口有四萬萬五千萬，在八年的民族解放戰爭中，也不知道犧牲了多少生命，但他們的生命是爲了換取民族的自由與解放！除此一外，他們底生命應當是無價的！

「侮辱」、「傷害」、「搶奪」等等，那些還是比較小而言之的事體，更重大的，是「美蔣雙方密切合作屠殺中國人民的形勢，深堪注意！」馬歇爾一面好像在努力呼籲東北與中國和平，同時，用美國武裝裝備的國民黨軍却源源不斷地由美艦運往東北，將兇蔣介石擴大內戰。

試問，這樣的辦法，是否違背了故羅斯福總統之「免於恐怖的自由」的原則呢？這樣的辦法與蔣介石對華政策又有什麼關係呢？赫爾利的名字，在中美兩國人民底記憶裡，永遠留下了一個卑劣醜惡

的印象！

在去年莫斯科三外長會議的公報中，曾規定蘇軍與美軍在最短期間撤離中國，現蘇軍已如約自棄，北完全撤退了，而留華美軍却仍懸原封未動。彷彿打算藉蔣介石把內戰打完以後，子孫萬代千秋的繼承下去。

曾與我們共同爲反法西斯侵略而戰的美國盟友們，你們是華盛頓、林肯的子孫，你們底紐約有二萬自由女神。在美國孩子中流行著一種遊戲的「作弄警察」，由一個孩子製作警察，其他的人就千方百計的取笑他，給他虧吃，盡惡作劇的鬧事。據說這種遊戲意味着他們對於特權和干涉的厭惡。那麼，「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憤怒起來對你們「作弄警察」，那可就不是遊戲了。

一九四六年七月。

美軍不應佔領中國

曾彥修

最近美國當局對於美軍駐華任務，有幾次負責的聲明，也即對於毛澤東同志和宋慶齡先生月來代表全國人民要求美國停止一切軍事援蔣撤退美國在華一切駐軍聲明的正式回答。對於前者，據中央社華盛頓六月二十五日的專電說：「美國務院發言人重申在華美軍之駐紮，係應中國政府之請求，用該軍遣送在華日軍者。美軍在華之唯一目的即在於此。」對於後者，據美新聞處華盛頓七月二十三日電，國務院發言人當日評論宋慶齡先生日前的聲明時稱：「美軍駐華的目的，也僅僅限於協助中國完成其領土上日軍之撤退。」如衆所週知，杜魯門氏在其去年十二月對華政策聲明與美蘇英三外長會議協定上，也曾作過同樣性質的聲明。在三外長協議上美方聲稱：「美軍的重要任務是執行日本投降條件，

即是解除日軍武裝與撤退日軍的責任。在這些任務一旦完結時，或在中國政府沒有英軍援助能夠執行這些任務時，美軍即撤離中國。但是過去的十四月以來，在華英軍的行爲就是一直與這些聲明不符與違背的。因爲：第一，華中戰亂區域中有更多的日俘，但並未有一個非戰英軍登陸。其集中在華北港口運送的日俘（日僑也在內），據本月八月十五日美軍總部在上海最後宣佈的也只有五十五萬人。而駐華北美軍則有五萬三千，到現在已運送了十個月，每人每月平均只運送了一個日本人。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第二，遣俘工作，據美方宣佈，早已移交國民黨政府和日人方面自行辦理。今年七月十九日，美駐華陸戰隊參謀長華頓將軍已公開宣佈「美陸戰隊已將日軍遣返本國之事項移交中國政府辦理」。二月九日，美國當局又在上海宣佈：自二月底起，「所有運送日人返國之船隻，一律改由日人自行駕駛」。船舶也絕大部份是日本船，美方只有一坦克登陸輪船參加進行同樣工作」。這簡單的幾點，已經足夠說明美軍駐華的事實真象了。

不管美方當局把遣俘工作如何掩飾，綜合系統上海十五日電：「美軍宣佈自中國本部遣送日人返國工作已完成，其中包括二百二十萬日本人……皆已遣送歸國。」因此，現在的情況已發生根本的變化了，雖然美方對於留下××萬餘日俘從事內戰一字未提，現在美軍駐華的一切藉口，已最後失去了。如果美軍再不立即從中國撤退，中國人民將充分理由不把這種軍隊叫做盟軍，而只能叫做和薩克阿瑟駐在東京一樣的佔領軍了。如果這種佔領軍的，那麼美國當局就必須聲明上屬美方這次莊嚴的聲明全部不作數，或者把日軍再從日本運到中國來。事實是：美國對日本的佔領是在一天六的放聯上而對中國的不被稱為佔領的佔領，則是一天六的放聯了！美國派駐日本的佔領軍，只有二十萬，薩克阿瑟已聲明還要減少五萬，就只剩十五萬。而在中國的不叫做佔領軍的佔領軍又是多少呢？單在華北的海軍陸戰隊，就有五萬三千餘人，據六月美華文電報七月一日美華社消息，則有九萬名（還有兩個龐大的艦隊，龐大的空軍，龐大的美軍總部，龐大的美國軍事顧問團……等等）。把這些加在一起究竟比十五萬多還是少？就只有美國當局自己知道。再從他們的行動上看，兩軍也不是沒有相同之

。例如：美軍在東京阻止群眾示威，武裝保衛日皇皇宮和首相官邸，不准人民前去游擊，聲稱保衛「秩序」等等；在中國美軍不是也同樣的佔領中國的港口、海峽、鐵道、橋樑，對中國城市（如青島）的「治安」感覺興趣？權限脫下砲衣，對中國人民開砲，演習海軍攻擊戰等等，一值到變成七月二十九日的冀東安平鎮事件，美軍數十人向我解放區武裝進攻，在日本「保衛秩序」，在中國「維持治安」。除此以外，其他的區別在那裡？現在的情形是：美國已不但把中國降它的殖民地的拉丁美洲的地位，而且也已把中國降到有十萬人口的沒有國防的羈島的地位了，因為在這兩個地方，美國顯出一種地公開違約權權駐軍，如出一轍地聲稱對該國家的主權。

本來，在日本投降之前，我們從沒有反對過美軍在華登陸，而且十分歡迎這種登陸，與中國軍民雙肩驅逐日寇。那時中國人民衣服襤褸，結果，美軍却一個也沒有登陸。等到日本投降了一個多月以後，美軍反以勝利者的姿態，大量湧臨中國，藉口「維持」在中國駐了十個月，現在這事已經完成，美軍即使再在中國留駐一分鐘的理由也失去了。美國當局如果還願意維持一點外交信譽，如果還願保持一點與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友誼，就應當實踐一個諾言，立即撤退一切在美美軍。

我們願意正告美國當局，放開那羈縻總統為美國所起立憲的國際聲譽，現在是已經一落千丈了。今年五月二十日合衆社報導當天紐約若干報紙的社論說：「我國（美國）是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吃得最好的、人家最不喜歡的國家。」像美國當局現在在華的行爲，中國人民實在無法「喜歡」。如果中國人民「喜歡」了美國當局現在在華的行爲，他們老早便「喜歡」了日本侵略者在華的行爲，用不着抗戰了。這一點，美國當局中頭腦清醒的人，是應當深透了。這反映到它的對華政策中去的。

最後，讓我們向全中國和全美國人民高呼：我們不是要敗國！我們不是滅島！美軍不應當佔領中國！

揭穿狼的新藉口

曾彥修

安平事件後及本月三日美國駐華艦隊總司令柯克上將兩度發表極端荒謬的聲明，提出了美軍在華的兩個新「任務」，即所謂「促進中國和平與安定」及「協助中國建立海軍」。

盡人皆知，美國當局自知在日寇投降的一個半月以後，美軍在中國大量登陸之非理，於是十個月來便死咬住美軍在華的唯一「任務」只在幫助中國遣送日俘送完即走的一點不放，當此美方當局又橫生枝節，希圖將美軍長駐中國之際，我們來清查一下美國過去十個月來關於這方面的諾言不是沒有意義的，在美軍登陸三週後，十月二十三日駐華美軍代理總司令斯特拉特梅耶第一次在上海宣佈「在美軍如能解除中國所有日軍的武裝，他們將於十二月十五日（一九四五年）全部撤離。」十月三十二日貝納斯在華盛頓記者會上又說：「美國海軍陸戰隊派駐中國乃為履行美軍所負協助蔣委員長接受日本投降及解除日軍武裝之義務，十一月十日，駐華美軍總司令魏特梅耶在夏威夷宣佈：「在華美軍使命是協助中國遣送四百萬（？）日人——其中在中國戰場日軍二百萬——回國……：：：：：那時在華美軍的主力便可以撤退。」十一月七日，貝納斯招待記者會上又稱：「美陸戰隊之開赴華北乃是為了協助蔣委員長實行受降與復員日軍之責任。」同時魏特梅耶在北平招待記者，作同樣聲明：「美國軍隊有二種之任務即「協助中國區四百萬（？）日軍之集中，解除武裝及遣送歸國」，一俟任務完竣後，即將離去。十一月八日，魏氏在上海又稱：「美軍解除日寇武裝所需之時間外，決不留於華北」。次日魏氏又在重慶作同樣聲明。十一月十五日，美陸長柏德遜聲明說：「與美國有關之目前中國軍事問題」乃完成日軍之投降機械與撤離中國戰區。十一月十九日，美海軍部次長海長代表木茲在青島視察美軍後，「他重申在美軍主要是解除日軍武裝，監督遣送日軍返國」。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

貝納斯在華盛頓連續稱：「海軍陸戰隊將留駐中國，直到將日本軍民遣送回國完畢為止。」十二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在華府稱：「美國海軍陸戰隊將仍留中國，直到日本投降條款之實現為止。」十二月十三日，貝納斯在美國參院回答赫爾利政學國務院時稱：「我曾極爲明白地宣佈過，我國軍隊留在中國之唯一任務，即遵照盟國最高統帥的命令幫助日本軍隊之投降於國民政府軍隊。」更著名的是十二月十三日杜魯門對華政策的聲明：「美國已在幫助並將繼續幫助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光復地區中實行日軍之解除武裝及遣送回國，美國海軍陸戰隊即爲此目的駐紮華北。」更加權威的聲明是十二月十七日莫斯科美蘇英三外長的協議，在該協議中貝納斯代表美國政府以最鄭重的方式聲明：「一俟日軍撤退完畢，美軍即撤離中國。」今年一月十三日，美駐華陸戰隊司令格基中將又在天津稱：「美軍爲了完成撤退日軍的任務，所有美陸戰隊可於三月一日前撤離。」今年五月八日，格基在歐戰勝利紀念日聲明中又列明美軍任務是「協助蘇俄、遠陸日本軍隊。」六月二十五日，美國務院在回答毛澤東同志六月二十二日的聲明時更明白地說：「在華美軍之任務係應中國政府之請求，用以遣送在華日軍者，美軍在華之唯一目的即在於此。」七月二十三日，美國務院在回答七月二十二日宋慶齡先生的聲明時又重申美軍駐華任務是「協助中國完成其領土上日軍之撤退」。但是所有這些總統的、外長的、總長的、海長的、總司令的、上將的、中將的、成千成百的莊嚴聲明竟是如此地一文不值，一個柯克氏的橫生枝節的聲明，就把它們拋在茅廁裡了，我們不能不奇怪，世界上怎麼會有如此不顧信譽不要國格的政府。

其次我們更驚異於柯克之流所謂美軍駐華可以「促進中國和平」的謊話如何說得出口，人們有充分理由去懷疑這裡的「促進和平」四字，恐怕是新聞記者把「促進戰爭」四字記錯了的吧！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幾曾有過這樣的事情，軍隊、飛機、坦克、大砲開進另一個本來是和平的主權國家去幫助一部份人殘殺另一部份人的「促進和平」呢？當去年九月底美國軍隊還沒有在華北登陸以前，那裡沒有內戰，只有國內和平，但當美軍一登陸以後，那裡的國內和平就馬上被破壞了，因爲美軍立

即率領舊部佔領了已為八路軍解放的秦皇島、北戴河、寶坻等處，並立即組織海軍飛機對解放區軍民低空示威，一直到國民黨助戰。十二月美軍又組織冀東解放區武裝的糧食等村，今年七月更武裝進犯和佔領我冀東解放區的安平縣，府有這些，就是在冀東軍在中國直接建立起來的「和平軍」，而當駐華美軍前後已把十五個蔣介石派先鋒進駐華北和東北（其中除三個軍是空運外，餘均為美國在華海軍一手包辦）的內戰前線，以後，「和平軍」就完全被破壞，內戰的規模日益展開，日益殘酷，直到今天何克之流幾乎已把國民黨的後備兵力全部選光了的時候，內戰也就成為全面的，也就是說，全中國的和平都被美國帝國主義者所強加於中國人民身上的內戰所完全破壞了。

何克之流的新「幫助中國建立海軍」更是帶有極大的欺騙性和危險性的。現在美國「送」給蔣介石的少數海軍艦隻算是中國的嗎？它們除了執行與美國駐華海軍的同樣殘殺中國人民的任務以外能做什麼呢？至多不過在華北海面上做做巡邏，打打民船，或像鑼鼓喧天地鬧了幾個月所謂八艘「林連環隊」一樣，滿載私貨正歸吧了。再從中國將來國防建設說，在不懷好意的全世界第一個海軍強國支配之下來幫助今天蔣介石這輩「機會主義者」的「建立海軍」，也是完全違反中國國家利益的，而僅僅適合於美國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的。明白的說，能够從海上來侵略中國的，在日本法西斯已投降以後，除了美國帝國主義還有誰呢？只要美國不來侵略中國，建設海軍決不是今天中國的當務之急，但是美國帝國主義者難道是要「幫助」中國建立海軍來抵抗它自己對中國的侵略嗎？當然不是，他們的唯一的目的只在把中國沿海建成美國的戰略基地，和橫斷線，以便在美國好戰份子們所準備的另一次大的罪惡戰爭中把中國作為戰場和屯兵場所，並進而牽制它的兒皇帝把中國人民拖入他們所決不願去的血腥大海中，這樣的基地已經在青島建成了，那裡終日機聲吼吼砲聲隆隆，附近若干區域已劃為禁地，禁止中國老百姓前往，國民黨官員們也只有任勞任怨的份兒。

我們願意提出一個全世界人士都極熟悉的伊索寓言上「狼和小羊」的故事：一隻狼想要吃一隻小羊，而且要吃得很有理由，就先說小羊吃了他的草，因此小羊認錯他吃草，小羊回答說：我們生

檢射擊。七月三十日午，美兵一人僱帶車夫，因不備美國話，拉車稍加遲疑，美兵即大怒，攔車將車夫五推。三月三十日，美水兵兩名乘三輪車不給車費，車夫向其索取，該兩兵即集合水兵一羣將車夫呂貫毆打，頭破血流，肋骨折斷。又如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兩萬失業工人遊行請願，經過南京路外灘，一羣美兵竟在電車路兩層用破酒瓶擲工人，擊傷工人五名，內兩人眼傷。一月十二日有美水兵三人，在對捕弄口用石塊擲常州中學學生四人。

此外搶劫財物與強姦婦女，在美軍中亦不斷發生，據官方統計，駐滬美軍擄劫事件，欺詐華人的事件，在去年十月至今年一月內，由一百天中共發生三十一起，幾乎平均每日三起。一月十二日中竟有美軍十餘人，在上海震耀路南京路大新公司附近，搶奪推去行人的大狗手鐲等物，三月十日路透社中文編輯王家驊在漢口路附近被美兵四五人劫去數千元。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南京路外灘一帶美軍四人，乘吉普車公然擄劫小販陳香香。三月二十二日，美海軍三人自香港乘船到滬，備極不付酒資，並毆傷侍者。

美軍侮辱良家婦女事件亦不斷發生，據四月十日上海日報載，某校兩個女學生走過美國軍人俱樂部所在地的糾橋，有二個美國水兵從一輪車上跳下，「老鷹抓小雞」般地把一個嬌小的女學生攔阻車上，兩個水兵狂攔着她。六月二十八日，駐滬美兵四名，竟公然闖入大盧旅社女浴室，對正在沐浴的婦女百般侮辱，復糾集美兵二十餘人將該旅社大肆毆。又據正言報載，三月十五日夜，新昌路鄧姓之妻山外歸家，竟被四美兵，攔阻入，強行姦淫。總之上面列舉美軍的種種暴行，舉凡美軍足跡所至，如青島、北平、漢口、廣州等地均層出不窮，甚至連美駐華海軍最高統帥柯克上將三月下旬，在滬記者招待會上也不得不承認「駐滬美軍確有種種暴行」。三月廿二日美新聞處電云：對於美軍這些暴行，蔣介石政府從未提出任何抗議，相反的，國民黨機關，和平日報，並於三月三十日刊登美海軍巡邏司令侯斯的談話，認為美軍「不奉行實不為多」，國民黨當局將「全上海最漂亮的建築物全部供給美軍應用」(四月十九日上海時事新報)。對於美軍濫酒姦淫婦女等暴行，是說「以許酒婦人

兩個月中上海美軍侮辱英或強姦中國婦女的事件，也是層出不窮。例如九月十二日虹口大連路羅

曹一號帶幾少婦陳招弟，因天然露宿街頭，被二醜酒美兵喚醒強行非禮。陳氏力拒，美兵即以皮鞋猛踢亂踏，陳被打得遍身鱗傷，並被踢落門牙四顆，血流滿面，恐有性命之虞。（滬文匯報）

在南京路，這個所謂警都所在地，紅毛兵們照樣橫行無忌。九月一日在中山北路，某機關公務員張某之妻被二人晚間騎腳踏車，爲警督專的兩個美兵跟踪追上，其妓聲掙扎得脫，其妻被拉至一草

地強行姦淫，竟達一小時之久，衣褲盡被撕破，遍身虛傷。當時曾有挾江門憲兵隊長張紹聯在旁目擊，遂不勝干涉。但他還算有良心的，於事畢強帶妻回家。

在北平天津青島及北平附沿線的美軍，平日公然在大街上擁抱行踏婦女，亂摸亂吻，或則用棒毆

「抵圖」酒醉……向婦女投擲，然後縱情狂笑。

了美軍凌辱中國婦女，每酒真有愛國心的胸脯都感到無比的憤慨，但是罵口「明禮強」一類「粗獷粉」的國民黨當局爲了討好他們的洋主子，竟將專門爲他們物色了八百個中國婦女，放在重慶近郊的「安樂鄉」，讓美軍去「使用」。極心的國民黨老黨們還把這些女人按年齡差色分成等級，分給美軍長官和士兵。

美軍要行層出不窮，老百姓要受盡苦難民風塵，一連一大批流氓土匪無賴漢，無非作歹，胡作非爲，已經變成習慣了！一莊莊區事實上已變成美國的殖民地，活在蔣管區的老百姓，隨時都在受到侮辱和損害。今天各地猛烈燃燒的「美軍凌辱中國」運動，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動的。

一九四六年十月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八

漢軍... 十二月... 聯合...

日... 支... 王...

最近美軍暴行拾零

由於美軍在華肆無忌憚，行兇殺人，無所不為，佔領區一般報紙，以之司空見慣，不當作新聞記載，僅列在消息簡訊中，但是這種美軍暴行，遠思太多，政府又下令嚴禁發表美軍暴行的消息。這樣從蔣佔區報紙透露一些美軍暴行，比較詳細，我們僅列舉了這一些材料，作為美軍暴行的拾零。

北平訊：平津美軍暴行日益加劇。九月初內，美軍連殺數人，美軍四件，計五日平美憲兵槍傷學生曹德明，十四日平美軍擊斃農民任發莊，廿日平美軍擊斃民何高橋，廿二日平美兵又將十一歲之幼童胡小妹拋入河中溺斃。關於美軍車禍，據報上不完全材料也達九件之多。北平方面，計十三日美吉普車撞毀金城汽車公司汽車一輛。十六日，美軍大卡車由歐納文德駕駛，撞斃三輪車夫高曉家，乘車老羅也受重傷。十九日，軍調部美方大卡車，撞斃人。天祥友廠，四日美六二八六二號汽車，撞倒騎自行車行人楊慶祥。廿一日，美一三三號吉普車撞倒人。同日，美卡車六二六九八號撞傷行人周全芳，事後並加快車速。廿二日，美吉普車撞倒十三輪車，乘車任陳慶及車夫，破血流，受傷極重。二十六日，美卡車九〇三號撞倒行人阮奎林。此外，美軍在燕京大學商店二一九號中，搶劫商販紙烟衣服等物，更有擄掠。二十六日晚，竟有美軍一人闖入界人士的宿舍偵察，強天轉大公報於上月間收到讀者來信，即達五封。

九月二十六日天津市哈爾密路交通口，美軍汽車一八九五九二一號將育德大學第一班學生范金...

津 漢 鐵路，將介石勒令嚴刑懲辦美軍行後，美軍行兇日益猖狂。滬市愛國同胞不甘凌辱，紛紛投函各報憤慨地說：「國外的欺侮不替我們，我們自己來替。」他們並以行動制裁行兇美軍。十月廿七日晚，美水兵四人乘坐三輪車，沿滬南京路南京路附近，其中一人搶去車旁中國小販所售之成振多模，小販追趕，美軍將三輪車夫快車，路人不平，乃上前將該數美兵圍住據理質問，詎該水兵竟不講理，車前路路人，當將路人姚某門牙紅腫一腫，血流如注。一美水兵且追擊一六歲小孩，而南京路崗警竟視若無睹。還說：「一中國路友不替外國人，」路人憤慨已極，羣起拘捕該四兇手，並將其帶往美海軍憲兵隊。二十日晨，美兵一名又強奪華人之三輪車行駛，橫衝直撞，路路人莊廣富傷背，肢美兵駛車圍逐，終經路人數名及該車車夫張德標等追趕至南京路外灘橋邊，二十二日晚，小販胡興財在滬京路與四川路口遇美兵五名，其中一美兵突將該販之成振數袋搶劫而去，小販上前追趕，而美兵反指擊胡之頭部，更以海軍旗揮胡面部，胡血流滿面，然胡不顧重創忍痛奮力將兇手捉住，是時圍觀之路人數十名怒呼「不要放他，不要放他。」當時雖有美憲兵助威，然羣衆以高炮受辱不顧一切，力阻兇手逃脫，終將兇手扭送警局。二十七日晚，白克路大通路附近，復有兩美兵無端追趕兇犯三輪車夫湯富高事發生，湯之頭部被擊破流血，頭時痛極伏地，路人氣憤，群起圍追兇犯，至南京路轉路其後，送入警局。

十一月二十四日，天津市東局子萬興莊美兵，將遊玩的十五六歲男孩用槍打死，一個中國律師亦被美海軍車輾死，類此慘殺中國人事件已不勝枚舉，但國民警察竟置若罔聞，全津市愛國同胞對蔣介石這賣民族國家權利表示極度憤慨，譴責着：「蔣介石把中國人的人權都出賣給他美國爸爸了。」

綜合新華社十一月電訊：駐平津美軍暴行愈演愈烈。據據報紙披露，十月廿二日至廿八日五日内，先後發生六起，死傷華人竟達十三名，傷者每六死傷三人。廿三日晚，津市河東鐵道局子萬幸莊美軍駐地哨兵，無故將一十五六歲之中國青年擊斃。二十四日深夜，北平美憲兵二人駕吉普車，一中國婦女，揶笑若狂，車行如飛，行經崇文門內蘇州胡同規矩樓門口，將三輪車及洋車各一輛

撞毀，吉普車並一直闖入煙煤舖，致將房屋撞塌，洋車夫王玉龍腿被擠斷，內部震傷身死，三輛車夫羅承存頭部裂一大口，一隻眼珠凸出，生命危殆，坐車人劉玉生頭部被擠受傷，煤舖夥友六人被壓則受傷，二十七日晚平局六分局界西直門外十字街交通崗警馬德利正在站崗之際，突有美吉普車自背後將其撞倒，傷勢頗重。二十八日午，中國大學政經系四等級學生顧兆麟在西長安街爲守交通規則之美軍六五六七六號大卡車撞倒，兩腿受傷頗重，面部挫傷，門牙跌落兩顆，血流滿面。同日下午六時美憲兵在海河岸上無端將河東大王莊天津碼頭之苦力張山拖起拋入河中，幸經人打救未淹斃。

十月二十八日美軍卡車撞傷中大學生顧兆麟後，本月二、三兩日內亦連續發生暴行案，二美海軍號七八一二〇號卡車，撞斃市立二中訓育員徐君繁事，兇犯美軍司機克高提那目嗜嗜狀，竟安坐車廂仰面哈哈大笑不止，街市羣衆極爲憤慨，聞徐君一家數口賴其一人爲生，今遭死後，連裝殮費也無着落，現該校同人決爲徐教員慘死事提出交涉。三日復連續發生暴行兩起，日間美軍〇三四五號吉普車將韓次芳撞倒，韓之臂部受傷。是日晚美軍吉普車一輛橫衝直闖，竟將東長安街南池子口正在值勤之警察李國芳震傷。

四日下午六時，天津中山路經緯路口一美軍吉普車將行人陳永珍撞倒，後腦受傷甚重，血溢滿地，待送至醫院已不治斃命，肇事美軍當時即在滿街圍觀中逃匿無蹤。

又據天津大公報九日載，本月二日下午，青島商民魯守玉及其夥友賈新濤等四人，被美兵二人以出售舊汽油筒等物名義，騙入貴州路美軍兵營內或遭搜索，美金四十二元及其他現款悉被搶去，魯等與之爭執，遭美兵槍擊，魯當即斃命。寶闊部受傷。

十月十八日華西晚報載，青島美軍以爆炸爲兒戲，隨意炸傷行人。十月中旬，某日一美軍用汽車行經街道時，車上美軍丟下爆炸性雷管一枚，一四歲小孩被炸死，腦漿腦子都炸了出來，不久又發生第一次爆炸事件，一位姓劉的郵局職員受重傷。另據北平新生報載，十一月九日及十日平市又接連發生兩次美軍傷人事件兩起，受傷者何本恣及韓惠芳兩人，當時有一乘自行車者爲飛駛之美軍吉普車撞倒，車毀人傷。